

# 《现代汉语》(增订六版)“词汇章”若干问题商榷

王 洁

(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

[摘要]黄伯荣、廖序东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六版)持论公允,体例精当,是影响最大、使用面最广的《现代汉语》教材之一。然而,教材建设永无止境。为推动教材精益求精,不揣浅陋,就“词汇章”的若干问题进行商榷,提出建议,供专家修订教材时参考。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汇;商榷

[中图分类号]H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590(2022)05-0109-06

[收稿日期]2022-01-24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20年度省级质量工程重点项目“新文科视阈下‘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设计与能力层级要求的关联研究”(2020jyxm0522);安徽农业大学2021年校级质量工程项目“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现代汉语’”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洁(1977-),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 引言

自1979年出版试用本以来,黄廖本《现代汉语》教材历经九次修订,通行大江南北,惠泽无数学子。教材编写团队始终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反复研磨,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时代性,使之成为“一部常出常新的教材”。作为教材的使用者,也应当为教材建设添砖加瓦,推动教材质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此,我们不揣浅陋,基于文本细读,结合理论思考与教学实践,就《现代汉语》(增订六版)“词汇章”第六节的内容,提出一些不尽成熟的想法,供专家修订教材时参考。为行文方便,下文中用“教材”简称《现代汉语》(增订六版)上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 一、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界定问题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是关于词汇系统组成的重要概念,这两个概念是斯大林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首先提出并加以阐释的<sup>①</sup>,并以其蕴含的理论价值逐渐成为我国现代汉语词汇教学和研究中的关键词,黄廖本《现代汉语》也在“词汇章”的第六节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进行了专门论述。在涉及“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相较呈现出的特点时,对学术论争的不同看法采取了合理的取舍:将“全民常用性”作为基本词汇的本质特点,将“稳固性”和“能产性”作为非本质特点,并就这两个特点的适用条件作出了说明,观点公允,论述得当。教材还辩证地谈到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相互依存和渗透关系。但是,从宏观上阐明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特点,还不等于科学界定二者的范围。正如唐厚广、顾龙飞所言:“……基本词汇的范围有多大、哪些词构成基本词汇等等,这些关系到基本词汇内涵与外延的问题都没落实”。<sup>②</sup>与之关联,一般词汇的具体界定也依然存在不少问题,这些也体现在教材之中。

例如,教材第243页是把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等作为“一般词汇”的组成部分加以阐述的,然而,

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1.

②唐厚广,顾龙飞.有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J].语言研究,2017(2):17-23.

其中所举的不少词例在今天看来是“全民常用”的,应当具备了“基本词汇”的资格,如“垃圾”“卡车”“啤酒”“直接”等等,已不再是“一般词汇”了。虽然教材第143页也指出“一般词汇中有的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又能逐渐地取得基本词的性质,转为基本词”。但是,从逻辑上说,教材中的“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等实际上是包括一般词汇和一部分基本词汇的,而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面对一些学生关于二者范围的“探究式”提问:一般词汇向基本词汇转化的具体界限在哪里?“全民常用”的“使用范围广”“使用频率高”是否有可操作性强的标准?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中都包含有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成员等,反过来说,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等也都分别有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成员,因此,在层次安排上,教材似乎不宜将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等作为“一般词汇”的组成范畴来展开论述。而关于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具体界定,《有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一文已做了充分的学理论述<sup>①</sup>,笔者建议教材或教学参考资料适当参考该文所采用的词频统计方法和汇集的《现代汉语基本词汇表》,形成一个能够展示语言学实证方法、培养科学实证精神的“现代汉语”教学点。

## 二、基本词的新旧替换和构词能力问题

教材第241-242页阐述了基本词的“稳固性”,举出了古代基本词被替换的两种情况:一是复音化,如“耳—耳朵”;二是被后起的合成词所代替,如“目—眼睛”。这里忽略了一种很重要的情况:被后起的单纯词所代替,如“口—嘴”“食—吃”“木—树”等。另外,严格来说,第一种情况也是被合成词代替,第二种情况也是复音化。建议将基本词的两种替换情况表述为“后起词包含与原基本词同形的语素”和“后起词不包含与原基本词同形的语素”。

教材第242页在阐述“能产性”时,谈到“那些被后起的合成词取代的古代基本词,在现代汉语里依然有很强的构词能力,成为构成新词的词根”,并举出了四组语例。这从学理到材料上,都还值得商榷。首先,这个论断是全称式的,读者易理解为:所有的这类古代基本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有很强的构词能力。实际上存在着不少例外,如教材上文中所举的“颌”“秣”的构词能力都很一般。其次,某些被后起的单纯词取代的古代基本词在现代汉语的构词能力也很强,如“口—口才—口罩—路口—港口”。建议将相关内容的主语重新表述为“某些被后起的单纯词或合成词取代的古代基本词”。此外,四组语例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些合成词是否都是现代汉语里构成的新词?如第一组的“目前”、第二组的“冠冕”均为先秦传承至今的词,《列子·杨朱》中有“目前之事,或存或废”的用例<sup>②</sup>,《左传·昭公九年》载有“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sup>③</sup>。第三组的“眉目”在现代汉语中有两个义项:“眉毛和眼睛,借指容貌”和“指文章、文字的纲目;条理”。这两个义项在古汉语中均不乏用例,如南朝宋鲍照《学古》:“嬛绵好眉目,闲丽美腰身。”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建议再次修订时换用更为妥帖的词例,如“文眉”“眉饼”就是现代汉语中“眉”参构的新词。

## 三、古语词的范围问题

教材第243页将现代汉语吸收的“古语词”分为两大类:文言词和历史词。“文言词”所对应的概念多是超越时代性的,如“以”“暨”;“历史词”所对应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已没有或鲜有对应的外延,如“丞相”“耜”。但正如刘叔新先生指出的,现代汉语中的古语词还包括一些源自古代白话著作的

①唐厚广,顾龙飞.有关现代汉语基本词汇的几个问题[J].语言研究,2017(2):17-23.

②列御寇.张湛注.列子[M].北京:中华书局,1985:93.

③左丘明.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299.

词语,如“怎生”“端的”等<sup>①</sup>。若把这些词排除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之外,显然不符合语言事实;若称它们为“文言词”,又忽视了“文言”与“白话”之别。周荐也谈到“文言词语只是古语词的一部分……文言词语还有另一部分,那就是古白话词语。”<sup>②</sup>为使教材中“古语词”的概念更为周延,建议将其分为三类:文言词、古白话词和历史词。

#### 四、“古语词”部分的用例问题

教材第244页在讨论古语词的表达作用时,举出了“叶老须眉皓白,满头霜雪,而精神矍铄”的例子,认为句子成功使用了“须、眉、矍铄”等文言词,如果脱离语境来看,这样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文言中“须”“眉”很早就已凝合为并列式合成词“须眉”,《汉语大词典》收入“须眉”,“须眉( )”指“胡子和眉毛”,如“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汉书·张良传》)“须眉”后又引申出指“男子”。因此,更确切的说法是句子成功使用了“须眉、矍铄”等文言词。另外,后文中所举“忙得不亦乐乎”里的“不亦乐乎”是文言性的成语,似乎也不宜作为“古语词”的例子。

#### 五、“方言词”概念的界定问题

教材第244-245页在讨论“方言词”时,一方面把“方言词”界定为“普通话从各方言中吸收来的词”,一方面又指出“人们的口语里往往混杂着各种各样尚未被吸收进普通话的方言词”。这使得“方言词”这一基本概念在同一语境中具有歧义:前者指已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后者则指方言词汇系统中的成员,包括已进入普通话和未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于思湘曾指出教材所使用的“方言词”有时指“词源方言词”,有时指“地域方言词”,这种概念的歧义“会给学习者对教材中所谈方言词的理解带来混乱”,并建议教材应把“词源方言词”和“地域方言词”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交代清楚<sup>③</sup>。我们认为,这样做在学理上是正确的,但使用了较为复杂的衍生术语,不利于学习者掌握。实际上,用“方言词”来指方言词汇系统中的词语是最为自然的,无需使用“地域方言词”;而“词源方言词”完全可以沿用刘叔新先生使用的术语“方源词”与之对应<sup>④</sup>。前者的外延和普通话词语的外延是交叉的,而后者恰恰是其交叉部分。建议将(二)方言词”可改为(二)方源词”,并对论述部分也进行相应改动。

#### 六、什么是“音意兼译”?

教材第245页把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分为四大类:音译、半音译半意译或音意兼译、音译加汉语语素和借形。从教材的论述看,是把“半音译半意译”等同于“音意兼译”的,二者只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述,这似乎与现代汉语词汇学界对“音意兼译”的一般理解不符。罗常培先生曾举出“可口可乐”“裂粑”等例子来说明“音兼义”这一外来词类型<sup>⑤</sup>,此后这一类型的内涵基本确定。因此“音意兼译”最好与“半音译半意译”明确区分:前者专指在吸收外来词时,整体的词形既照顾到对音,又有一定的意义提示功能,后者则专指一部分词形为纯音译,另一部分词形为纯意译。

教材第245页在论述“音译”这一类型时,谈到有的音译词是“选用与外语词声音和意义相同或相

①④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重排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1,278-280.

②周荐.现代汉语词汇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21.

③于思湘,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四版)绪论、词汇知识指瑕[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69-71.

⑤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28.

似的汉字来翻译的”此类情况其实就是音意兼译。为尽量保持现有的分类框架,可以在“音译”下分为两个小类:纯音译和音意兼译,它们都是与源语词整体对音的,而半音译半意译则是部分对音的。

## 七、“面的”“大巴”等是外来词吗?

教材第245-246页将“面的”“大巴”等看作“音译加汉语语素”类的外来词,并这样分析其产生过程“去掉音译词中的一个音节,在其前面加注汉语语素”。关于这一点,茆崧、黄红霞曾就黄廖本增订五版中的同样表述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外来词’必须与外族语言的原词具有概念上的同一关系,属于等义词,比如‘的士’与 taxi、‘啤酒’与 beer,而‘打的’‘面的’‘货的’与 taxi、‘大巴’‘中巴’与 bus 都不具有概念上的同一关系,也不是等义词,而是以外来词‘的士’和‘巴士’(属于外来词的第一种类型——‘音译’)的简称‘的’和‘巴’为语素构造的汉语词。”<sup>①</sup>我们也认为“面的”“大巴”等是汉语中的自造词而不是外来词。源于翻译的词不一定是外来词,但外来词一般都有作为翻译源头的源语词与之对应,“面的”“大巴”等并非产生于翻译,而是汉语社团在外来词语素化的基础上自创的新词。

不过,茆崧、黄红霞对“面的”“货的”等的分析也尚有可商之处。“面的”“货的”中“的”并不是单纯的“简称”。具体来说,“面的”“货的”中的“的”的意义不同于“的士”的一般意义(出租载人轿车),也不一定仅指“出租载人小客车”,而是可以指“出租用机动车”。也就是说,在语素化的过程中,“面的”“货的”中的“的”的意义已不同于“的士”的固有意义,而是在“聚大类”中获得了语义层级的提升<sup>②</sup>。在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到“的”与它的来源“的士”之间的语义差异。

那么,“音译加汉语语素”这一类型中是否存在“前加汉语语素”这一小类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被前加”的成分一般不是多音节音译词中的某一个非语素汉字,而是与源语词整体对音的单音节音译成分,且词例很少。杨锡彭就将“酒吧”“蛋挞”分析为“汉语成分+音译成分”,归为“音译附加表意成分”(相当于教材“音译加汉语语素”)中的一类<sup>③</sup>。史有为也把“酒吧”“蛋挞”归为“音译加义标”类<sup>④</sup>。结合这些论述,我们认为,教材可在“音译加表义类汉语语素”之后介绍“汉语语素+音译成分”这一较为特殊的类型,并在举例分析时用“酒吧”等替换“面的”等。

## 八、关于“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的特征

教材第246-247页在介绍“借形”时,把重点放在了“字母式借形词”上,而对“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着墨较少,这似乎与二者在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分量不相一致。教材是这样表述“汉字式借形词”的特征的“是日本人直接借用汉字创造的,汉语借回来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这个表述存在以下疏漏:

1.少数“汉字式借形词”所使用的汉字是日本学者新造的,并非汉语中的固有汉字,如“吨”“腺”“砵”等<sup>⑤</sup>。

2.说“汉字式借形词”的源语词是日本人创造的,这一论断有简单片面之嫌。

例如,某些汉字式借形词的词形在古代汉语中已比较凝固,日本学者借用它们“去意译欧美词语或表达日本自创的概念”,后汉语又将其借回,如“民主”“经济”“政治”等<sup>⑥</sup>。这些词的词形并非日本人所

<sup>①</sup>茆崧,黄红霞.再谈“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五版)词汇章节中的几个问题[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7(10):43-50.

<sup>②</sup>宋作艳.字化与汉语限定关系字组的编码机制[J].世界汉语教学,2003(4):44-52.

<sup>③</sup>杨锡彭.汉语外来词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9.

<sup>④</sup>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43.

<sup>⑤⑥</sup>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60-261.

创造,如“经”“济”二字连用,古已有之,《晋书·殷浩传》载“足下沉识淹长,思综通练,起而明之,足以经济。”不过此处“经济”指“经世济民”,后其词形被借用以翻译“economy”。

(三)不少“汉字式借形词”的源语词来自日本学者使用音读汉字对欧美语词的音译,如“瓦斯”“淋巴”“甲板”等<sup>①</sup>。也就是说,日语中的“瓦斯”等是日语中的外来词,似乎也不好说是日本人自创的词。

综上,我们建议将“汉字式借形词”的特征重新表述为“还有一种是汉字式借形词,主要是借自日语中的某些汉字词,在借入时沿用其词形,而将其日语读音改为汉字音。”并适当增加对“汉字式借形词”的阐述内容,例如,可借鉴潘文国的分类,依据源语词的读音和词形特点,把“汉字式借形词”分为“源语词使用训读汉字”(如“景气”“取缔”)“源语词使用音读汉字”(如“茶道”“俳句”)“汉语回归词”(如“革命”“民主”等)三类<sup>②</sup>,并分别加以简要介绍。

## 九、“外来词”部分的用例问题

教材的“外来词”小节中,有少数用例在定性、解释上不够准确,主要涉及“科学”“桑拿浴”“卡介苗”“CT”“PK”“CD机”等词语。

教材第245页在阐述引进外族有、本族无的词语的方法时,谈到“赛恩斯”“科学”都来自对于“Science”的翻译,前者是汉语中纯粹音译的外来词,后者是汉语中的意译词,一般不算外来词。该个案分析对于“赛恩斯”的定性是准确的,但对于“科学”的定性则值得商榷。刘正琰等在《汉语外来词词典》将“科学”认定为日源外来词<sup>③</sup>,史有为也把“科学”作为日本汉字词中“用音读汉字构成新词意译欧美语词”的例子<sup>④</sup>,俞喆更是以丰赡的材料详细梳理了“科学”一词在日本的诞生、演变及其在19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的过程<sup>⑤</sup>。因此,我们建议在讨论音译意译问题时换用其他用例,如“马达—电动机”“伊妹儿—电邮”。

教材第246页对“桑拿浴”的括注为“‘桑拿’为英sauna的音译”,其中“桑拿”和“桑拿”写法有别,此处涉及异形词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桑拿”为推荐词形,“桑拿”为非推荐词形,且只收“桑拿浴”,未收“桑拿浴”。虽然在语言生活中“桑拿浴”也很常见,但从引导规范、规整词形的角度出发,建议将“桑拿浴”改为“桑拿浴”。同页教材对“卡介苗”的括注为“‘卡介’是法国人Albert Calmelle和Camille Guerin两人名字的缩略语”。其中,“法国人Albert Calmelle”实为“法国人Albert Calmette(阿尔伯特·卡尔梅特)”之误。

对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教材第246页对于“CT”“PK”“B超”等字母式借形词的注释也存在一些瑕疵。“CT”的注释是“英computerized的缩略。计算机体层成像。”,建议改为“英computerized tomography的缩略。计算机层析成像或计算机层析成像仪”;“PK”的注释是“英player killer的首字母缩略,比赛双方彼此对打、对决、对阵。”,建议改为“英player killing的首字母缩略。比赛双方对决。”;“B超”的注释是“B型超声诊断的简称”,建议改为“B型超声诊断或B型超声诊断仪的简称”。教材中“CD”“CD机”的注释完全一样,亦有不当,建议把“CD机”的注释改为“激光唱盘机”。此外,“MP5”的括注为“数字音频压缩格式”,词语和释语之间形成语义包含关系,建议改为“一种数字音频压缩格式”。

①④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260-261.

②潘文国.外来语新论——关于外来语的哲学思考[A].郭锡良,鲁国尧.中国语言学(第一辑)[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69.

③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182.

⑤俞喆.“科学”溯源[A].杨国荣.道德·知识·语言[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2-154.

## 十、行文规范问题

少数地方语言表述不够准确精当。例如:第244页说历史词“在叙述历史事物或现象时,才使用它们”,此处的动宾搭配不当,可改为“在指称历史事物、叙述历史事件时,才使用它们”。又如第246页:“有的在音译词前加拉丁字母形状,再加注汉语语素,例如‘T恤衫’”,前加的不是“拉丁字母形状”,而是“表示所指事物形状的拉丁字母”。少数地方标点使用还需斟酌。教材多处有“例如(如)”后出现多项词例的情形,有些地方用了双引号,如一般词汇、历史词小节中,有些地方又未用双引号,如方言词、外来词小节中,建议统一使用双引号。此外,标注体例未做到前后完全一致。例如:教材对外来词的外语词源大多做了标注,但对于“选用与外语词声音和意义相同或相似的汉字来翻译的”一类如“逻辑”“幽默”“维他命”等的词源信息却付之阙如,建议增补;教材中引用作品作为语料一般都注明了出处,但第244页“这次文代会闭幕时……而精神矍铄”一段却未注出处,建议补充“何为《〈临窗集〉序》”。

### Discussion on Some Issues about "Vocabulary Chapter" in Modern Chinese (6th Revision)

WA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hui, Hefei 230036)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6th edition) edited by Huang Borong and Liao Xudong is fair and well-formed. It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most widely used "Modern Chinese" textbooks.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s will never end. To promote the textbook to be better on good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s some issues of the "vocabulary chapter" and makes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for experts when revising the textbooks.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vocabulary; discussion

(责任编辑 刘 玫)